

書叢本基學國

義正禮周

(一)

著讓詒孫

行發館書印務商



國學基本叢書

周禮正義

(一)

孫詒讓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粵昔周公纘文武之志。光輔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憲。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備。然非徒周一代之典也。蓋自黃帝顓頊以來。紀於民事。以命官。更歷八代。斟酌損益。因襲積累。以集於文武。其經世大法。咸粹於是。故雖古籍論佚。百不存一。而其政典沿革。猶約略可考。如虞書羲和四子爲六官之權輿。甘誓六卿爲夏法。曲禮六大五官。鄭君以爲殷制。咸與此經多相符合。是職名之本於古也。至其闕章縟典。并苞遠古。則如五禮六樂三兆三易之屬。咸肇耑於五帝。而放於二王。以逮職方州服。兼綜四朝。大史歲年。通賅三統。若斯之類。不可殫舉。蓋鴻荒以降。文明日啓。其爲治。靡不始於蠶牿。而漸進於精詳。此經上承百王。集其善。而革其弊。蓋尤其精詳之至者。故其治躋於純大平之域。作者之聖。述者之明。蟠際天地。經緯萬端。究其條緒。咸有原本。是豈皆周公所貽定而手刱之哉。其閼意眇旨。通關常變。榷其大較。要不越政教二科。政則自典法

刑禮諸大端外.凡王后世子燕游羞服之細.嬪御閨闥之昵.咸隸於治官宮府一體.天子不以自私也.而若國危國遷立君等非常大故.無不曲爲之制.豫爲之防.三詢之朝.自卿大夫以逮萬民.咸造在王庭.與決大議.又有匡人擗人大小行人掌交之屬.巡行邦國.通上下之志.而小行人獻五物之書.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大司寇大僕樹肺石.建路鼓.以達窮遽.誦訓土訓.夾王車道圖志.以詔觀事辨物.所以宣上德而通下情者.無所不至.君民上下之間.若會四枝百輶.而達於凶.無或離闕而弗鬯也.其爲教.則國有大學小學.自王世子公卿大夫士之子.皋夫邦國所貢.鄉遂所進賢能之士.咸造焉.旁及宿衛士庶子六軍之士.亦皆輩作輩學.以德行道藝相切劘.鄉遂則有鄉學六州學三十黨學百有五十.遂之屬別如鄉.蓋郊甸之內.距王城不過二百里.其爲學.率較已三百七十有奇.而郊里及甸公邑之學.尙不與此數.推之鄆縣畧之公邑采邑.遠極於

畿外邦國其學蓋十百倍蓰於是無慮大數九州之內意當有學數萬信乎教
興之詳殆莫能尙矣其政教之備如是故以四海之大無不受職之民無不造
學之士不學而無職者則有罷民之刑賢秀挾其才能愚賤貢其忱悃咸得以
自通於上以致純大平之治豈偶然哉此經在西周盛時蓋百官府咸分秉其
官法以爲司存而大宰執其總會司會天府大史臧其副貳成康旣沒昭夷失
德陵遲以極於幽厲之亂平之東遷而周公之大經良法蕩滅殆盡然其典冊
散在官府者世或猶尊守勿替雖更七雄去籍之後而齊威王將司馬穰苴尙
推明司馬法爲兵家職志魏文侯樂人竇公猶寢大司樂一經於兵火喪亂之
餘它如朝事之儀大行之贊述於大小戴記職方之篇列於周書者咸其枝流
之未盡澌滅者也其全書經秦火而幾亡漢興景武之間五篇之經復出於河
閒而旋入於祕府西京禮家大師多未之見至劉歆杜子春始通其章句著之

竹帛三鄭賈馬諸儒廢續詮釋其學大興而儒者以其古文晚出猶疑信參半今文經師何休臨碩之倫相與攘斥之唐趙匡陸淳以逮宋元諸儒皆議之者尤衆或謂戰國瀆亂不經之書或謂莽歆所增傳其論大都逞臆不經學者率知其謬而其抵牾索病至今未已者則以巧辭衰說附託者之爲經累也蓋秦漢以後聖哲之緒曠絕不續此經雖存莫能通之於治劉歆蘇綽託之以左王氏、宇文氏之篡而卒以蹈其祚李林甫託之以修六典而唐亂王安石託之以行新法而宋亦亂彼以其詭譎之心刻覈之政偷效於日夕校利於黍杪而謬託於古經以自文上以誣其君下以駁天下之口不探其本而飾其末其僥倖一試不旋踵而潰敗不可振不其宜哉而懲之者遂以爲此經詆病卽一二閼攬之士亦疑古之政教不可施於今是皆膠柱鑿舟之見也夫古今者積世積年而成之者也日月與行星相攝相繞天地之運猶是也圓顚而方趾橫目而

直榦人之性猶是也所異者其治之迹與禮俗之習已耳故畫井而居乘車而戰裂壞而封建計夫而授田今之勢必不能行也而古人行之祭則坐孫而拜獻之以爲王父尸昏則以姪娣媵而從姑姊坐則席地行則立乘今之情必不能安也而古人安之凡此皆迹也習也沿襲之久而無害則相與遵循之久而有所不安則與相變革之無勿可也且古人之迹與習亦有至今不變者日月與地行同度則相掩蝕地氣之蒸盪則爲風雨人之所稔知也而薄蝕則拜跪而救之湛旱則號呼而祈之古人以爲文至今無改也柷敔拊搏無當於鏗鎗之均血腥全烝無當於飲食之道而今之大祀猶沿而不廢然則古人之迹與習不必皆協於事理之實而於人無所厭惡則亦相與守其故常千百歲而無變彼夫政教之閼意眇旨固將貫百王而不敝而豈有古今之異哉今泰西之強國其爲治非嘗稽覈於周公成王之典法也而其所爲政教者務博議而廣

學以舉通道路嚴追胥化土物升之屬咸與此經冥符而遙契蓋政教修明則以致富強若操左契固寰宇之通理放之四海而皆準者此又古政教必可行於今者之明效大驗也詒讓自勝衣就傳先太僕君卽授以此經而以鄭注簡奧賈疏疏略未能盡通也旣長略窺漢儒治經家法乃以爾雅說文正其詒訓以禮經大小戴記證其制度研擗參載於經注微義略有所寤竊思我朝經術昌明諸經咸有新疏斯經不宜獨闕遂博采漢唐宋以來迄於乾嘉諸經儒舊詁參互證繹以發鄭注之闇奧裨賈疏之遺闕艸創於同治之季年始爲長編數十巨冊綴輯未竟而舉主南皮張尙書議集刊國朝經疏來徵此書乃櫟括體理寫成一帙以就正然疏悟甚衆又多最錄近儒異義辯論滋繁私心未歷也繼復更張義例剏鱗補闕廿年以來橐艸屢易最後遂錄爲此本其於古義古制疏通證明校之舊疏爲略詳矣至於周公致太平之迹宋元諸儒所論多

閟侈而駢拇枝指未盡揭其精要顧惟秉資疏闇素乏經世之用豈能有所發明而亦非箋詁所能鈞稽而揚榷也故略引其耑而不敢馳騁其說覩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中年早衰憊然孤露意思零落得一遺十復以海疆多故世變日亟瞻懷時局撫卷增喟私念今之大患在於政教未修而上下之情睽闊不能相通故民窳而失職則治生之計陿隘而譎觚干紀者衆士不知學則無以應事偶變效忠厲節而世常有乏才之憾夫舍政教而議富強是猶泛絕潢斷港而蘄至於海也然則處今日而論治安莫若求其道於此經而承學之士顧徒奉周經漢注爲考證之淵柢幾何而不以爲已陳之芻狗乎旣寫定輒略刺舉其可剴今而振敝一二犖犖大者用示襯揭俾知爲治之迹古今不相襲而政教則固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世之君子有能通天人之故明治亂之原者儻取此經而宣究其說由古義古制以通政教之閟意眇指理董而講貫之別

爲專書，發揮旁通，以俟後聖。而或以不佞此書爲之擁筆先導，則私心所企望而日莫遇之者與。光緒二十有五年八月瑞安孫詒讓敍。

周禮正義略例十二凡

經本以唐石經爲最古。注本以明嘉靖放宋本爲最精。此本原出北宋槩。雖明刻有重校刊本。今據此二本爲主。間有譌訛。則以孟蜀石經。元石久佚。今僅存宋拓秋官上減湖州張氏。今據湖南周編修鑾詒景寫本校。又馮登府石經考異。載有夏官殘拓。今未見。此刻之佳。在兼載鄭注。性讎勘極疏。譌謬訛衍。不可枚舉。又多妄增助語。蓋沿唐季俗本。難以依據。及宋槩諸本。阮元校勘記所據。有宋刻小字。大字本。余仁仲本。岳珂本。黃丕烈札記所據。有宋紹興董氏本。互注本。今所據。有陽湖費編修念慈所校宋婺州唐氏本。建陽本。附釋音本。巾箱本。又有明汪道昆放岳本。與阮黃校岳本小異。參校補正。署其說於疏。譌訛顯然。宅本咸不誤者。今徑補正。不箸於疏。唯衆本是。非錯出。及文通義短。據善本校改者。始箸之。至版本文字異同。或形體譌別。旣無關義訓。且已詳阮黃兩記。今並不載。以祛毓冗。近胡培翬儀禮正義。阮福孝經義疏補。陳立公羊傳義疏。並全錄阮記。俗本譌文。塵穢簡牘。非例也。

陸氏釋文成於陳隋間。其出最先。與賈疏及石經間有不同。所載異本異讀。原

流尤古今並詳議其是非箸之於疏。

釋文據盧文弨校本·兼以阮氏校勘記·及賈昌朝羣經音辨參訂之

以存六朝

舊本之辜較。

賈疏蓋據沈重義疏重修。

據馬端臨文獻通考引董道說·隋書經籍志載沈重周官禮義疏四十卷·與賈本卷帙並同·董說不爲無據·唐修經疏·大都

沿襲六朝舊本·賈疏原出沈氏·全書絕無援引沈義·而其移改之跡·尚可推案·如載師疏·引孝經援神契一節·本草人注黃白宜以種禾之屬句釋義·賈移入載師·而忘刪其述注之文·是其證·至董氏謂賈兼據陳劭周禮異同評·則脛揣·不足據也·

在唐人經疏中·尙爲簡當·今據彼爲本。

疏據阮校宋十行本·近

德化李氏有宋刊八行殘帙·遠出十行本之前·未能假校也·訂謬補闕·凡疏家通例·皆先釋經·次述注·然鄭注本

極詳博·賈氏釋經·隨文闡義·或與注複·而釋注轉多疏略·於杜鄭三君異義·但

有糾駁·略無申證·故書今制·擗覈闕如今欲擣斯失·釋經唯崇簡要·注所已具·

咸述省約·注文鼎奧·則詳爲疏證·蓋注明卽經明·義本一母也·今疏於舊疏甄采精要·十存七八·雖間有刪剟移易·而絕無羼改·且皆明揭賈義·不敢攘善·唐

疏多乾沒舊義。近儒重修。亦或類此。雅義疏。亦多沿砌義。竊所未安。非膚學。所敢效也。

胡氏儀禮正義。閒襲賈釋。郝懿行爾。
雅義疏。亦多沿砌義。竊所未安。非膚學。

唐疏例不破注。而六朝義疏家則不盡然。孔氏禮記正義敍。備皇侃時乖鄭義。左傳正義敍。備劉炫習杜義而攻杜氏。是也。鄭學精毋羣經。固不容輕破。然三君之義。後鄭所讚辨者。本互有是非。乾嘉經儒。攷釋此經。間與鄭異。而於古訓古制。宣究詳塙。或勝注義。今疏亦唯以尋繹經文。博稽衆家爲主。注有悟違。輒爲匡糾。凡所發正數十百事。匪敢破壞家法。於康成不曲從杜鄭之意。或無諱爾。

古經五篇。文縟事富。而要以大宰八灋爲綱領。衆職分陳。區畛靡述。其官屬一科。敍官備矣。至於司存悠寄。悉爲官職。總揭大綱。則曰官灋。若大宰六典八則之類。詳舉庶務。則曰官常。若大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以下。至職末。皆是也。而官計、官成、官刑。亦錯見焉。若大宰職未受會。

則官成也。大計羣吏。則官計也。詔王廢置誅賞。則官刑也。六者自官職官常外。餘雖或此有彼。無詳略互見。而大都分繫當職。不必旁稽。唯官聯條緒紛緜。絡隱互檄。見百職。鉤覈爲難。今略爲甄釋。雖復疏闕孔多。或亦稽古論治之資乎。

議禮羣儒昔偶聚訟。此經爲周代法制所總萃。閼章縟典。經曲畢亥。而侯國軍賦。苞何膠於舊聞。明堂辟雍。服蔡騰其新論。兩漢大師義詁已自舛互。至王肅聖證。意在破鄭。攻瑕索疵。偏戾尤甚。然如郊社禘祫。則鄭是而王非。廟制昏期。則王長而鄭短。若斯之倫。未容偏主。唐疏各尊其注。每多曲護。未爲閼通。今並究極諸經。求厥至當。無所黨伐。以示折衷。

此經在漢爲古文之學。與今文家師說不同。大小戴記及公羊春秋。並今文之學。故與此經義多不合。先秦古子。及西漢遺文。所述古制。純駁襍陳。尤宜精擇。今廣徵羣籍。甄其合者。用資符

論其不合者，則爲疏通別白，使不相牴牾。近儒攷釋，或綴粹古書，曲爲傳合。非徒於經無會，彌復增其紛糾。如惠士奇禮說，義證極博，而是非互陳，失在縟雜。至鄒漢助讀書偶識諸書，說禮亦多此失。學者詳之，今無取焉。

沈夢蘭周禮學，而新奇繆謬甚矣。又陳奐毛詩傳疏，及

經文多存古字，注則多以今字易之。如斂漁、灑法、聯連、殞班、于於、攷考、示
齋粢、臯罪、狸埋、翻刮、壹一、稟栗、虓暴、覈核、毓育、眚省、嫋美、嫋姻、匱枢、
贊艱、馭御、穀繫、敏叩、彊強、簪筮、飄風、果裸、鬻煮、嘵呼、電雷、磬韶、侑宥、
歛吹、幽邠、虞鐸、冊兆、寢夢、操拜、詣稽、遼原、參三、凡四十餘字。考工記字並經用古字。如殺作𦗨、擊作𦗨之類。又五篇古字，如敍攷。鄭則改用今字以通俗。今字者，漢人常用之字，不拘正假也。

例與五官又不盡同。如于臯諸文，記並從今字，疑故書本如是矣。宋元刻本未通此例，或改經從注，或改注從經，遂滋岐互，非復舊觀。段玉裁漢讀考及阮黃兩記，舉正頗多，尙有未盡。今通校經注字例，兼采衆本，理董畫一，或各本並誤，則仍之而表明於疏。經注字體，咸依唐石經，嘉靖本，岳本，參互校定，注疏中間有隋唐以來相沿俗書，如總揔、畝畝、巘巘之類，形聲省別，以承習。

既久。姑仍其舊。唯疏中蒙案。間用六書正字。以崇古雅。此自是鄙書私定義例。不敢以是盡改古書也。至經注傳譌。或遠在陸賈以前。爲段阮諸家及王引之經義述聞所刊正者。則不敢專輒改定。並詳箸其說於疏。俾學者擇焉。

此經舊義。最古者。則五經異義所引古周禮說。謂古文周禮說也。或出杜鄭之前。次則賈逵、馬融、干寶三家佚詁。亦多存古訓。無論與鄭異同。並爲擣拾。

近世所傳。有唐杜牧攷工記注二

卷。義指弇陋。多襲宋林希逸考工記解說。僞託顯然。今並不取。至於六朝唐人禮議經疏。多與此經關涉。義既

精博。甄錄尤詳。凡錄舊說。唐以前皆備舉書名。宋元以後。迄於近代。時代未遠。篇帙陳友仁集說。及官纂義疏。至國朝諸儒攷釋。則以廣東學海堂經解。江蘇南菁書院續經解爲鼎藪。此外如吳廷華疑義。李光坡述注。李鍾倫纂訓。方苞集注析疑。莊有可集說。蔣載康心解。及林喬蔭三禮陳數求義。黃以周禮經通故之類。唯吳書僅見傳鈔殘帙。莊書亦未有梓本。餘咸世所通行。故疏中並唯箸姓名。不詳篇目也。至如許珩注疏獻疑之疏淺。莊有可指掌之武斷。若斯之屬。雖覽涉所及。亦無譏焉。

間有未允。則略爲辨證。用釋疑悟。宋元諸儒說於周